

梅花什么时候开的?是昨天,还是今天;是早晨,还是晌午,他们也不晓得,反正是不知不觉就开了。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情,在你没有注意它时,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就像梅花开,这样美好的事情,蓦然让人欣喜。

梅花本来快要开的,只是你和别人说话时没有注意,分散了精力。

我们有好多东西没有注意,它就发生了。就像一个本来走在你后面的人,现在走在你前面;就像这个人做出了成绩,你还恍若以前,半信半疑。

就拿那个老掉牙的“龟兔赛跑”来说,你在不注意,或者精力、心思,都没有放在这件事上时,它就发生了,并且有了结果,过程你却没有经历。

两个人正好站在冬天与春天的关口,一段过渡地带,两人被聊天的共同话题所吸引,并没有关心周围的事,旁边的细微变化,所以错过了一瞬花开的曼妙时刻。

梅,高雅古朴,刚开始是数粒凸起的细嫩苞芽,然后慢慢绽成一簇,再是纷纷扬扬地满树满枝。它是先开花,后长叶。细碎的嫣红小花儿,缀满树枝,说不上张扬,也没有浓香,却是实实在在地花开一场,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不只是梅花,垂丝海棠、碧桃、槐花、桃花、鸽子花……也趁你没注意,蓦然花开。

垂丝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瓣呈玫瑰红色,朵朵弯曲下垂,如遇微风飘飘荡荡,娇柔艳丽。真的如宋代杨万里诗云:“垂丝别得一风光,谁道全输蜀海棠。风搅玉皇红世界,日烘青帝紫衣裳。懒无气力仍春醉,睡起精神欲晓妆。举似老夫新句子,看渠桃杏敢承当。”站在树下看,娇艳的垂丝海棠,鲜红的花瓣把天际都搅红了。

碧桃花,绽开在路边花坛里,不知谁人所栽?白碧桃,花色洁白,美若白玉;五色碧桃,一朵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一半白一半红。花色由浅粉,到深粉,或者红色,花瓣一层一层,旖旎动人。

槐花也开了,此时已是春深,槐花一开,草木深一寸。槐花香味,是沁入肺腑的,嗅它的花香要隔上一段距离,借风传播,让你从眼皮底下凡俗事务纠缠中抽身出来,忽然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槐花开了。

楝花开时,细如繁星满天,展现美姿秀色,当你还没注意时,素净芬芳的花,伴随着雨丝,缀满树枝。就这样,时而有风,时而有雨,小花纷纷凋落,隔几日,楝花转瞬不见。

鸽子花树就在菜场附近的小巷子内,有人在树下摆摊卖菜。枝上花序圆似鸟头,苞片洁白,硕大如翅,宛如展翅欲飞的小白鸽子。它们在风中摇动,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是在动的,高低排列的花,为春末夏初铺一层底色。

花开时,没在意,也不只是在聊天。喝酒、下棋,也有这样的情形——

两人对饮,饮着饮着,芍药花开了。两人对饮,坐车库前,旁边有一花圃,里面种花,风一吹,纯白的芍药花就开了,开得那么蓬松,那么硕大,本来芍药只是一个含苞朵儿,这两人是老街坊,没事儿,遇上了,喝上几口,聊上几句,酒香四溢,没有别的,就图一乐。没想到,就在他们喝酒间,把注意力转移时,花就开了,开得泼泼,从不同角度看,开得一明一暗。

两人下棋,下着下着,紫藤花开了。两人就着一张石桌下棋,石桌上方是一紫藤花架,春末,紫藤花开了,一串一串挂在头顶,开得光影重叠,香气扑鼻。两人对弈,没注意,紫藤花又悄悄地开了。

美妙的事,在不知不觉间就发生了。

两人聊天、对饮、下棋……他们忘了时间的流逝,没有体察到草木的细微变化,叶片就稠厚了。

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互动着,很美。

蓦然花开,一山一山,山花盛开。

这个美好的季节,想和朋友到山中吹风,看到那些花儿次第开了,春山如笑,我也笑,在这空寂的地方,可以穿越,做一回古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不经意间,真的是一山一山的花,都开了,开得漫山遍野。

有些时间不能浪费,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像那些花儿,蓦然盛开。

北国风光

西辽河是大地写下的一首长诗,千万年流淌不息,在北方勾勒出蜿蜒的韵脚。它从时光深处走来,携着古老的传说与蓬勃的生机,在沟壑与平原间编织着生命的经纬,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历史的光泽,每一道河湾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

它的源头藏在群山的褶皱里。老哈河是从光头山跌落的一串翡翠,七老图山脉的云雾为它披上薄纱,松针与蕨类的私语渗入它的血脉,让每一滴水珠都带着森林的呼吸。而西拉木伦河是白岱山捧出的银弦,山岩的棱角打磨出它的清越,泉眼的叮咚是大地最初的歌谣,在草甸上蜿蜒时,连蒲公英的绒毛都沾染上它的温润。两条河流如同久别的知己,在翁牛特旗的旷野上相遇,指尖相扣的刹那,便有了西辽河的初啼——那是一种带着泥土芬芳的融合,是大自然最动人的和弦。

汉代的月光曾照着它流淌,那时它叫“潦水”,名字里带着中原的平仄,倒映过戍边将士的铠甲与胡笳的影子。南北朝的风掠过它的河面,“潢水”的称呼便随鲜卑的牧歌流传,《魏书》的竹简上,它的名字与战马的嘶鸣一同风干。契丹人来了,骑着骏马踏过它的浅滩,称它为“袅罗个没里”,像呼唤母亲般温柔。他们在河畔筑起城池,让辽瓷的釉光映着河水的粼粼,让捺钵的猎影掠过它的波心。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枚卵石,被岁月冲刷得温润,沉在河底,成为它记忆的年轮。

它的流域是一幅会呼吸的画卷。春日里,柳丝蘸着河水写下嫩绿的诗行,小草从河岸的泥土里探出羞怯的脸庞,蒲公英的伞盖乘着微风掠过水面,惊醒了沉睡的鱼群。夏日的阳光在河面碎成金箔,芦苇在湿地里沙沙私语,水鸟的倒影划过明镜般的河面,野花在堤岸上铺开七彩的地毯,连雨滴落的声音都带着青草的芬芳。秋风起时,它染上金黄的笑容,高粱红着脸向它倾首,玉米垂下饱满的须穗,候鸟的翅膀掠过水面,在它的额头留下淡淡的划痕。冬日的冰雪为它盖上素锦,河底的细流仍在冰层下私语,雪花落在芦苇的枯枝上,像撒了一把碎钻,寂静中藏着春的期待。

它的支流是延伸的手臂,温柔地拥抱着两岸。教来河从骆驼山的褶皱里流出,带着阜新的风沙与牧草的气息,在通辽平原上与它相认,每一道涟漪都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乌尔吉木伦河从巴彦罕山的怀抱里挣脱,携着巴

林草原的晨露与暮色,在阿鲁科尔沁的旷野上投奔它的怀抱,水流交汇时的絮语,是大地最温情的告白。这些支流是它的血脉,让它的身躯始终奔

湿地里,芦苇荡是水鸟的迷宫,香蒲的穗子在风中摇曳,像是在诉说着宁静的秘密。丹顶鹤单脚立在浅滩,凝视着水中的云影;天鹅结伴划过水面,留



西辽河, 大地写下的长诗

□犁夫

腾着活力,在支流汇聚处,湿地如翡翠般镶嵌,成为候鸟的驿站。春日里,丹顶鹤的红冠点染碧水;秋日里,天鹅的白羽掠过芦苇,每一次停留都是自然的馈赠。

它的水流是时光的平仄,随季节变换着节奏。夏日的暴雨让它激情澎湃,浊浪翻滚如万马奔腾,携着泥土的气息奔向远方,那是生命的狂欢;冬日的寂静让它轻吟低唱,细流在冰层下谱写无声的乐章,等待着春风来揭开冰封的诗行。它的河水曾带着泥沙,那是岁月的沉淀,也是大地的馈赠,如今在植被的守护下,泥沙渐少,水质如琥珀般清透,倒映着蓝天白云,也倒映着人们对它的眷恋。

红山水库是它胸前的明珠,在老哈河的干流上,用坚实的臂膀挽住时光的流淌。它蓄起一湖碧水,让旱魃不再肆虐,让良田得以滋养,发电的轰鸣是现代与古老的和鸣。灌区的渠道如毛细血管般延伸,将它的乳汁送入每一寸土地,玉米拔节的声音、麦穗灌浆的声音,都是对它的赞歌。人们在河畔筑起家园,用它的水酿酒,用它的泥沙制陶,它的故事融入每一个晨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它的两岸是生命的秘境。
风北
韵疆

1 传说,是他的马鞭落地生根,才长成怪柳。

铁鞭坠地的刹那,血汗与科尔沁结痂。

七百道年轮在沙砾间匍匐游走,每寸褶皱都凝固着马头琴的嘶鸣。那些虬曲的枝丫是凝固的闪电,在黄昏里倒悬着生长,把月光酿成烈酒泼向苍穹……

2

是风的雕塑,是沙的史诗。被时间打磨,被凛冽雕琢。生命,因逆境而顽强。迎风傲立,沿着驼背上的新枝翠叶,长在黎明的发梢,绽放希望。

3 是生命与逆境共舞的私境。风沙掠过,枝干向东扭成问号,西侧树皮龟裂成惊叹的缄默。弯着腰,心

中的山水一句句打捞。晾在枝杈上的文字,谦卑地落在地上,扭头荒草就长出一地。

沙暴在脊背上刻下伤痕,每一道都是未完成的诗行。最苍老的那株俯身亲吻沙地,枝丫却在云层里写下狂草的期待。

4

是大漠孤烟的筋骨,是上天激写的草书。

驼铃摇碎残阳,青铜的骨骼在流沙里淬火,贴在嶙峋的腰身。

怪柳

□北城

那些盘曲的纹路是凝固的河床,在干涸处,仍有暗潮涌动如未死马群的嘶鸣。

当河流露出名字的时候,沿岸的不屈在叩问大地。

当月光浸透沙碱地,怪柳的虬枝便化作游牧的箭簇。每道裂痕都是风的刻刀与根的墨笔共写的契约——嶙峋成问,蜿蜒作答。裂开的树皮渗出青铜色的血,凝结成坚强的钢质。

诗
散
文

5

潮汐涌动间,盐碱地仿佛回应着古老的呼喊,每一粒沙,每一片叶,都在诉说着过往与未来。

柳林深处,似乎能听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那些被风沙侵蚀的名字,在岁月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却又在每一次潮起潮落中重生……

继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乌拉特之行 (组诗)

□李文俊

甘其毛都口岸

口岸两边看不到野兽
只见游荡在丘陵草原的羊群和牛群

渐行渐远

北归的鸿雁茫然地在风中穿越

这是一个周日的早晨
我们沿着一条被随手扔在草原上的路行驶

一辆抛锚的大货车停在路边
坐在驾驶室等候救援的司机,并不盯住我们
只盯着远方的一座山

山顶上的云,慢慢被风吹散

海流图地质公园

风化剥蚀的石林
用悲凉和寂静证明着自己的古老
冰白的形成

肯定与这些奇怪形状的石头有关
一个放羊的牧民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背对着我们
我们呼唤他时
他才从冰白之形中幻化而出

温根塔拉草原

是谁,怀抱四野,独坐星空之下,暗自神伤
又是谁,策马而过,带走无边的大雪,留下挥之不去的风

我点亮牧屋中那盏跳动的油灯

途经川井苏木

风吹过苍茫无际的川井苏木
吹着马群
像吹着一尊尊刚刚出土的青铜

那些披着鬃毛的马
依然保持着迎风而立的古老姿态
它们好像是在等待
踏着落日跃起的那一刻

呼仁敖包岩画

梦见峭石、北山羊、麋鹿、狐狸、野驴、狼
和一群穿着兽皮的狩猎者

还梦见鹰在飞翔,石头在舞蹈
残雪在呼仁敖包的背阴处一点点融化

我是那个背叛时光的人

骑着一匹从古突厥人墓葬里偷来的马
赶着梦中的山
行走在沙尘弥漫的荒野中

乌拉特石羊

不知道山羊与石羊
是不是同一个物种
我在额尔登其格家的牧场上
见过一只混在山羊群里吃草的石羊

那是一只因受伤而到她家求助
被她救下的石羊

那只石羊有时会回到山上
孤山是乌拉特山余脉最高的山峰了

山脊荒凉。裸露的褐色山体
很少能看到绿色植物
它经常站立在孤悬的岩石之上
凝视,或远望

仿佛星星上也有一群与它一样的石羊
奔跑、攀岩、倒卧、漫步、吃草
甚至与它遥相呼应
它在山上,我在山下
我们好像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杭盖戈壁

羊群带着苍茫穿过沙尘
风渐渐停了,乌拉山的轮廓更加清晰

车窗外是四月
北归的鸿雁飞得很低
直至夜幕降临,它们不绝于耳的鸣叫

仍在撞击着天空



古树生花
张成林 摄